



古墓疑云

G U M U J I N G H U N 张拉发 著 作家出版社

历史古城固县又发生一起盗墓大案，被盗的是明成祖朱棣的宠妃之墓，失窃文物价值有数亿之巨，同时，墓旁还发现一具尸体，据查是真妃阜村的村民。是谁盗的古墓？村民是谁杀的？被盗的文物去向哪里？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疑案，一条条蛛丝马迹的线索，一个个令人心生疑窦的人物，构成一部令人欲罢不能的悬念小说。

古墓惊魂



GUMUJINGHUN

张拉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墓惊魂/张拉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63-2866-6

I. 古…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371 号

古墓惊魂

作者: 张拉发

插图: 贾克勤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30×1230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1

插页: 3

印数: 001—8000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66-6

定价: 2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拉发，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太原师专，学中文专业。喜读书，不求甚解；性格豁达，不拘小节。长期从事机关文秘工作，笔耕十余载无所建树；1992年下海略有小成；1996年涉足古玩业，尤对瓷器、木器、字画情有独钟，喜好无限。著有长篇小说《金觚奇案》等。

目 录

第一章	偕尔同乐 与子福佑	言笑宴宴赋于归 仪态纤纤赐安康	(1)
第二章	鹿死谁手 情酬知己	顽劣本性益乖张 风流男儿更惜花	(16)
第三章	太子风流 女儿多情	脱尽离愁换鞍马 洗去铅华逐流臣	(27)
第四章	临阵易主 遇水迭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却逐风华竟日高	(37)
第五章	玩家藏珍 商贾售奸	不意凭空高望眼 也向雏儿索无边	(49)
第六章	边塞风光 乡村野趣	花开花落俱有时 人去人来总关情	(62)
第七章	瓦书珍重 古墓遭窃	几重高阙藏汉史 三公阴藏也成墟	(73)
第八章	颠狂少年 锦绣年华	学子风流成狂蝶 淑女怀春也作痴	(83)
第九章	驱车古道 游戏风尘	苍茫青山隐碧水 呢喃燕语话艰辛	(96)
第十章	乡俗淳朴 山歌嘹亮	昂扬群山藏古风 痴迷胸怀荐纯真	(108)
第十一章	世事练达 山水怡情	博士有心话般若 游客无端入空明	(120)
第十二章	悠悠往事	沉沉古墓埋香骨	

	哀哀低诉	迟迟老暮说晚情	(131)
第十三章	几番真爱	人生且作风流悟	
	数度风流	落花无奈鸟空飞	(143)
第十四章	色即是空	锦绣年华伴孤灯	
	空即是色	狂放少女悟迷津	(153)
第十五章	走马边塞	请纓老将出朔方	
	顺时应对	掘墓英雄得真藏	(166)
第十六章	为爱作嫁	漫天风雨更凄凉	
	悲伤往事	轻狂女儿走彷徨	(178)
第十七章	往事蹉跎	男儿风流逐潮头	
	醋海翻波	女人撒泼怨输情	(189)
第十八章	故人书来	欲尽绵薄做班马	
	老叟情笃	毁却书稿论短长	(202)
第十九章	为情成痴	几重反复成佳配	
	因爱遭劫	累经磨难入空门	(212)
第二十章	剥茧抽丝	教授奔走苦求证	
	究底寻根	女儿缠绵叙离情	(227)
第二十一章	性本乖张	春风暗度鸟共语	
	情深几许	栖凤高歌花展枝	(238)
第二十二章	狂放高歌	如烟往事成追忆	
	愁迷胸怀	荒蛮大漠系情思	(250)
第二十三章	究底寻根	功过是非皆往事	
	探查寻证	水重山复陷迷津	(260)
第二十四章	游子归来	春思那堪轻捐弃	
	古琴乍现	秋花欲逐雁高飞	(273)
第二十五章	酒醉金迷	千金散去还复来	
	艳雨香风	一网洞开去若飞	(286)

第二十六章	鉴宝藏真 笃意深情	匹夫怀璧岂无罪 淑女春心也作痴	(298)
第二十七章	旧地重游 故人诉怀	遥遥山水酬知己 悠扬琴声谢相思	(310)
第二十八章	海雨天风 小树斜阳	悲壮情怀敢赴死 旖旎风光总无私	(322)
第二十九章	坦诚胸怀 意气书生	捐输应是生平计 江山早作旧沉迷	(333)
后 记			(344)

第一章

偕尔同乐 言笑宴宴赋于归
与子福佑 仪态纤纤赐安康

龙城市坐落在汾水河畔,这条源自管涔山的汾水河,顺着山势的自然弯曲,飞流溅布、急湍直下,在乱石嵯峨的吕梁山脚下匆匆拐了个弯,用它巨大的臂膀,几千万年锲而不舍地冲刷,在广袤的土地上,制造了一条河谷,围出了一片沃土肥田。

那时候,荒蛮的人类只知茹毛饮血,却还不懂得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他们的生存仅限于对自然的亲密依赖和简单攫取;“靠水而居”就成了人类惟一选择的群聚方式。也正是这样,汾水臂弯里的这片土地,就出现了最早的人类,和人类最早的村落。

这些史前的往事一定经历了许多的聚散纷争、悲欢离合,但在这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群体,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辛劳,也靠着团体生存的优势,终于在这里存活下来,并慢慢地把它发展为一个漂亮的城市,一个可以向四处幅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龙城最早的命名已不可考,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一定与这个命名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没有可供考据的事实让我们来论辩,但未曾散去的烽火烟云,却隐约构出了龙城市发展变化的历史轮廓。我们能够读懂的是,这片土地作为华夏文明的源头,有许多感人涕下的传说,也有大量可以反映它辉煌的历史遗存。从“桐叶封弟”的记载,到古晋国遗址的发掘,还有大量合法地和不合法地挖掘出来的古代青铜器、木器、瓷器等文物,一桩桩、一件件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历史的真实。龙城,这条夭矫的巨龙,正是在尚未

落定的历史尘埃和漫天大雾中,腾现在新世纪的土地上,代表着历史的文明,也显示着现实的躁动。

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瓦蓝瓦蓝的天空看不到一丝丝云。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迎春花已开过,变成了一片绿荫;各种色彩的榆梅花儿开得绚丽,开得火红,把本来很单调的闹市装点得姹紫嫣红。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李如峰同刘萍的婚礼在龙城市尔雅大酒店举行。李如峰穿一身笔挺的蓝西装,同身着白色婚纱的刘萍站在尔雅大酒店门口,眉开眼笑地迎接着陆续到来的宾客。

时间不长,杨波、李力军、还有黄晓颖乘看一辆新款桑塔纳来到这里。在走下车的人中,李力军和黄晓颖各捧着一束百合花,他们冲站在门口的这对新人边打趣边围了上来。

自从上次宰相埗旅游项目开业典礼上,李如峰同专案组的人员相识后,经过短短几次接触和往来,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特别是李如峰同李力军,因为对绘画、摄影有共同爱好,关系便显得格外亲密一些。

李如峰同刘萍带着一脸欢笑和甜蜜的神情迎上去,接过他们手中的鲜花。

冲着这对新婚夫妇,走在中间的杨波同李如峰拉着手,笑着对刘萍打趣说:“小刘呀,祝你新婚快乐!祝你俩白头到老、百年好合,也祝你嫁了个如意郎君!还祝你们早生贵子。”说完,还冲着她一本正经地撇了撇嘴。

刘萍脸红红的,用略带羞涩的语调说:“杨科长,你可是我们的大哥,不能开我们的玩笑呀。”

杨波说:“这不代表如峰兄弟的意思吧,你看他巴不得我们来热闹热闹呢!”说完,他又冲李如峰说:“对不对呀?”

李如峰说:“我还真怕你们有急事来不了哩。那样的话,谁来



为我俩主婚？”

李力军在李如峰胸前擂了一拳，憨直地说：“兄弟，你可要努力呀，争取明年抱个胖小子。”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故意冲刘萍挤眼。

刘萍不好意思地说：“大个子，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站在刘萍身旁的黄晓颖，今天被邀做刘萍的伴娘，她伸手挽住刘萍的胳膊，故作不满地对杨波说：“杨科长，刘萍姐的婚礼是咱们的大喜事，我可不许你们欺负萍姐哟。”说着，嘴巴高高鼓起，头一歪，靠在刘萍丰满的胸前。

看着她娇憨可爱的神态，刘萍把嘴巴凑近黄晓颖的耳边，悄声问：“晓颖妹妹，你那位白马王子有消息吗？”

黄晓颖抬起头来，看着刘萍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有点黯然神伤地小声说：“还不就那个老样子，平日里只顾着忙工作，好久才给我写封信，到现在又是几个月，还不见他的消息。我算看透了，男人们都是那德性，成天说为了什么事业，才不管你的感受哩。”说着话，她的眼眶便红起来。

见她俩窃窃私语的样子，李力军故意把脑袋凑过来，装作偷听她们谈话的模样。

黄晓颖一伸手拧住李力军的耳朵，说：“大个子，你要不老实，我拧掉你的耳朵。”

李力军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伸起两只手连声喊：“我的小姑娘奶奶，你想拧下我的耳朵当菜吃呀，再凶，看以后哪个男人敢娶你？”

他们的举动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黄晓颖有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名叫凌之俞，比黄晓颖大六岁。他们是近邻，住在同一幢楼上，从小一块儿长大，感情很好。前

几年凌之俞跟着父亲到国外定居，在哥本哈根大学读完硕士后，在一家公司任职。几年来已从普通白领做到副董事长。两个人虽然情深意笃，可遥遥万里、天各一方，只能鱼雁往返，尺素传情，以此聊慰相思。本来，他们信誓旦旦说好了不久就要结婚，可忽然之间，凌之俞竟没了音讯。黄小颖把电话打到他公司，那边的人告诉他，说凌董出差了，要好久才能回来。一个月后黄小颖才收到一个首日封，上面只有寥寥数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永远爱着你的俞。”

去年黄晓颖大学毕业，分配到龙城市公安局没几天，凌之俞便失去了踪迹。黄晓颖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找寻，至今杳无音讯。当然，这些情况，只有同她情如姐妹、又是同窗好友的刘萍知道。

因为是老省长的儿子结婚，也不知道怎样得到的消息，居然有许多人前来参加，把尔雅大酒店能容纳好几百人的大会议厅挤得满满的。人群中多是些退下来的老领导，他们或高谈阔论，或俯首低语。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失落感，如今借着这团聚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相互倾诉宣泄着心头的不快。

到中午十二时，宾客已基本到齐。这时，就见两辆“0”字打头的奥迪车一前一后缓缓驶进大酒店的后院；已是步履蹒跚、白发倾盖的原省长李耀宗同颤巍巍、笑呵呵的老伴李楠从前面车里走下来；紧跟着从后面车里出来的却赫然是这个省的最高决策人物，精神矍铄的省委书记梅刚。他俩一到，宾客们便都轰动起来；许多人迎上来同他俩握手，也向李耀宗道贺，酒店门前忙乱了好半天才渐渐静下来。

在主婚人杨波的指引下人们走进会场，依次坐下来。

婚礼在十二时正式开始，当这对漂亮的新人走上主席台时，宽敞的大厅里爆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杨波今天穿了一身浅咖啡色的西装,显得精神抖擞。他在人们的欢笑声中走上台来,拿起话筒,声音嘹亮却不无幽默地说:“今天我来为这对好青年、好警官、我的好同事主婚,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先出一个题目,作为婚礼的开场白。”

说到这里,他停了停,等欢动的会场平静了些,才大声说:“现在,请新郎新娘合唱一首公安题材的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会唱的一起唱,大家说好不好?”

“好!好!”厅里爆出一片杂乱的欢呼声。

欢声甫毕,那首已被传唱得尽人皆知的电视主题歌的乐声便会在会厅里雄壮地响起来。台上,两位新人相依相偎,依着满室回绕的韵律,神情专注地对着话筒唱起来。他们的歌声感染了台下的人,大家在杨波的指挥下,也齐齐地唱起来;就连梅刚和李耀宗也在跟着大家一起唱;歌声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气势在大厅里回响。

唱完歌,杨波拿起话筒说:“第二项,新郎新娘交换礼物。”言罢,就见两位漂亮的服务员端上两个银白色的盘子,盘子里铺着红布,上面各放着两只精致的小红盒。刘萍同李如峰走上前各自打开盒子,拿出放在里面的金灿灿的戒指,套在对方的无名指上。

第三项是向父母敬礼,这对新人在杨波的指挥下,冲着并排站在台上、乐得连嘴都合不拢的李耀宗和李楠行三鞠躬礼。

第四项向来宾致敬,当这对新人刚鞠完躬,身子还未站直,杨波的手机有点不合时宜地突然响起来。他打开手机,值班员告诉他,应局长要他率领队员立即回局,有重大案件发生。

杨波草草地结束了主婚工作,向李耀宗、梅刚道了别,冲这对新人和那些相识的宾客挥挥手,领着专案组的队员匆匆出了会议厅。

杨波回到局里,值班员告诉他,应局长在办公室等他。当他推

开局长办公室的门，就见应局长紧锁眉头，手里夹了支烟，一言不发地坐在办公桌前，显然正在思考什么。见杨波进来，他掐掉手中的烟，冲桌前的椅子指了指，然后起身踱起步来。

杨波没有坐，他知道首长的习惯，每当有重大事情发生，或者要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时，总喜欢这样一边走、一边思考，等想法成熟后，就开始下达命令。

果然，应天碧走了没几步，就用他浑厚响亮的声音说：“小杨，固县又发生一起盗墓大案，据专家考证，被盗的是明成祖朱棣的一位宠妃的墓，估计失窃文物的价值有数亿元之巨；同时，墓旁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据查是真妃阜村的村民。对此案，局里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大家初步认定是盗掘文物兼杀害知情者案。此案已上报省委，梅刚书记听取汇报后亲自批示，指名由你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说到这里，他在杨波面前停下来，郑重地说：“这是大家对你的信任，也是一种期望呀！这些盗墓贼真像地里的野草，铲掉一批又会冒出一批来。看来，我们要加大对盗掘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及时破获此类案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说到这里，他从桌子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点燃后狠狠地抽了一口，然后说：“局党组决定，这次还是你们‘四·一五’专案组的人去执行任务吧，人员基本上不变。固县是一个历史名城，五代时后唐曾在这里建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地下文物藏量很大；保护好这些文物，意义至关重要，决不可掉以轻心。你们要认真总结经验，依靠当地群众，发现和查找线索，争取在短时间内侦破此案。至于刘萍，小两口新婚燕尔，给她放十天假，她不会有意见吧？”说到这里，应天碧粗犷的、表情严肃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

杨波说：“局长，没问题。我了解他们，决不会为这些个人琐事影响工作的。这次刘萍结婚，连该休的假都没休，只请了几天假。如果她知道了今天的案件，一定会请缨出战。”



应天碧感慨地说：“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结婚决不是小事。可同我们从事的事业相比较，只能服从于它了。这也是我们干公安的一种特殊情况呀！”

刚说到这里，杨波的手机响起来，正是刘萍打来的。原来，她见杨波领着人匆匆离去，知道又有新的任务。于是，她同李如峰商量了一下，李如峰宽厚地让她不要以私废公，影响工作。刘萍感动地吻了吻李如峰，换上警服，也随后赶回局里。回局后，值班员告诉她，杨科长正在接受任务，可能又是一桩震动全省的盗墓案，听说还死了人。刘萍怕科长确定人选时不让她参加，便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杨波。她在电话中说：“杨科长，听说又发生了大案，你可不能不让我参加呀。”

杨波说：“你的消息真灵。不过，你应该先回去，怎么能在新婚的日子把新郎一个人抛在洞房里呢？”

刘萍说：“我已跟如峰讲了，他也是干公安的，当然理解咱们的工作特点。”

杨波说：“别急了，应局长说放你十天假，然后回队工作，没意见吧？”

刘萍听到科长答应了她，在电话里高兴地说：“谢谢领导的关心。”

听着他俩的对话，应天碧有点抱歉地说：“你告诉小刘，就说我代表公安干警感谢她。到破案的那一天，我一定为你们设宴庆功。”

从固县县城往南，是真妃乡的地界，往西就是罗湖镇。这真妃乡是个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大，从马名山流淌而来的白马河横贯全乡，两岸得河水灌溉之利，不仅有北方的各种蔬菜水果，而且也出产江南才有的鱼虾白米；这里气候温润、物产丰饶，乡民生活富



足，素有小江南的美誉。

真妃乡设在真妃阜村，这是个两千多人的村庄，在固县算是大村庄。村子里有两个大姓，一个是罗姓，另一个是郑姓；这两大姓占了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多少年来，村里头的村长，不是姓罗，就是姓郑，其他小姓的人很难置喙。

郑罗两姓虽是大姓，却不知什么原因，千百年来就从祖上传下一条互不通婚的规矩，引发了两姓间许多无名的争斗和纠葛，也着实煎熬了村子里好几代青年人。为了爱，虽然年轻人之间常有些违犯礼仪的风流韵事发生，但最终难免演出些棒打鸳鸯的悲剧。大家总结了这些教训，也就不轻易地涉险犯难，因而，两姓之间在历史上通婚的很少；只是近年来人们不再把所谓的祖宗遗训当回事，两姓之间的联姻才渐渐多起来。

对这个规矩，不仅村里的年轻人不晓底细，就连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也说不出个道道来。

虽然郑罗两姓统治这个村子有好多年时间，可事情常常这样，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近年来，村里出了个叫褚义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本领，先是搞贩运，后来又办起了运输公司，没几年又投资搞了个焦化厂，几年下来，固定资产上了亿，成了固县著名的农民企业家。不仅让村里人羡慕，就是邻近村子里的人提起他，也一定敬慕不已。但是，人们对褚义的生活作风却稍有微词，他不仅在家里公开养了二奶，还常常同一些风流女人来往，搞得村里人经常在背后指指点点。好在“笑贫不笑娼”，人们说过以后，也就对着这些事习以为常了。只是村子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见着他，却总要没话找话地说几句。更有的竟对着自己的情人丈夫，拿褚义作比较：你有本事就学褚义，多弄些钱，也跟着你不受罪、不吃苦，过过舒心日子。对着这种诘难，那些气壮如牛的男人便泄了气。像褚义？就那么容易？谁不知道他钱财万贯，富甲一方；说说容易，做起来却